



据《说文》谐声、《诗经》押韵及少数民族诗歌格律再论古韵押韵原则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4-0156-06

●张亚蓉

[摘要] 新派古音学者普遍认为,一个韵部中往往包含有多个不同主要元音的对立,而且元音还有长短的对立。但是,汉藏语系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诗经》押韵以及《说文》谐声,都没有长短元音押韵的事例,只会偶见不同元音的韵母押韵。即便在有长短元音对立的语言里,新派古音学者所说的这些对立也不能鲜明地区分开来。《说文》的谐声系统、《诗经》的押韵系统以及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系统均表现出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的押韵原则。

[关键词] 《说文》谐声;《诗经》押韵;汉藏语系;主要元音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新近以郑张尚方先生为代表的新派古音学者的上古元音体系与传统的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的押韵原则表现出很大差异,我们以歌月元三部为例,来看一下以郑张先生为代表的新派古音学者对古韵部元音的构拟。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郑张先生在元音的归置上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一个韵部中包含有多个不同的主要元音的对立。其系统除了没有进一步划分王力系统中收喉尾的之、侯、鱼、支4部外,对剩下的26部都进行了划分,其划分的主要依据就是主要元音的不同。比如,第一类歌月元的主要元音是a,第二类歌月元的主要元音是e,第三类歌月元的主要元音是o。也就是说,歌月元各自被分为三个不同的元音a、e、o,元音间的对立非常分明。

在谐声系列中,郑张先生也将其严格地划分为三类:

[基金项目] 本文属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项目编号D9XJC740007)的阶段性成果。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1年第4期(总第71期)

2011.No.4(Total No.71)

而且《诗经》押韵中也没有表现出这三类应该严格分立的条件来。《诗经》中没有歌 2 类[el]的单独押韵情况，歌 3 类[ol]独押的也只见于一处：

《郑风·蓀兮》首章 吹[ol]和[ol]

《诗经》中 94% 的例子都是歌 1[al]类之间的押韵，这就很难说明歌部应当划分为三类。

从谐声来看，郑张先生将从“皮”得声的谐声系列归为歌 1，将从“豕”得声的谐声系列归为歌 2，将从“朵”得声的谐声系列归为歌 3。但是，仔细观察这三个声符在《说文》谐声中的谐声系列，我们并不能看出歌部内存在三类鲜明对立的关系：

皮[並支开三] 彼[帮纸开三] 𠩺[帮真开三] 𠩺[帮纸开三] 𠩺[並真开三] 𠩺[滂支开三]……

豕[昌纸开三] 豨[匣佳开二] 豨[来支开三]……

朵[端果合一] 𦉳[定果合一] 𦉳[定果合一] 𦉳[端过合一]……

再如，从从“奇”（郑张归歌 1）得声的谐声系列、从“丽”（郑张归歌 2）得声的谐声系列和从“隋”（郑张归歌 3）得声的谐声系列中也很难看出三分的理由来：

奇[见支开三] 猗[影支开三] 猗[影支开三] 猗[影纸开三] 猗[溪支开三] 猗[溪支开三]……

丽[来支开三] 𦉳[生支开三] 𦉳[生支开三] 𦉳[来支开三] 𦉳[生纸开三] 𦉳[来霁开四]……

隋[邪支合三] 𦉳[透果合一] 𦉳[定果合一] 𦉳[定果合一] 𦉳[以支合三] 𦉳[邪支合三]……

对于和歌部相对应的月部，郑张先生也将其严格地划分为三类：

月 1[ad]：伐末勾[曷] 桀发刺[赖] 辣旦辞猷，𠩺 日月戊

带泰大[达] 𠩺 丰害万𠩺，𠩺 岁卫夫 独字：𠩺 𠩺 外粤

月 2[ed]：𠩺 别蔑曳列彻杀折设截子 𠩺 威泉，𠩺 夫

𠩺 祭制介𠩺 执筮 𠩺，𠩺 慧 独字：𠩺 舌裔 𠩺，𠩺 𠩺

月 3[od]：夺守发绝弱出厥市月兑最睿彘拜 独字：𠩺 吠刷辜劣，𠩺 𠩺 𠩺^①

但是，从《诗经》押韵来看，除去通韵、合韵的现象，以月部字为韵脚的韵例共有 42 处。郑张划分的三类月部有 21 处互相通押，在整个月部的押韵韵例中达 50%，也就是说元音对立的现象并不鲜明。如：

《召南·甘棠》首章 伐[ad] 𠩺[od]

《邶风·二子乘舟》二章 逝[ed] 害[ad]

《卫风·硕人》四章 活[ed] 𠩺[ad] 发[ad] 揭[ad] 𠩺[ad] 𠩺[ad]

《郑风·子衿》三章 达[ad] 𠩺[od] 月[ad]

《小雅·庭燎》二章 艾[ad] 𠩺[ad]

《大雅·瞻卬》二章 夺[ad] 说[od]

《周颂·载芣》 活[ed] 达[ad] 杰[ad]

……

从谐声的角度来看，郑张先生将从“末”的谐声系列归为月 1，将从“列”的谐声系列归为月 2，将从“发”的谐声系列归为月 3。但是，仔细观察这三个声符在《说文》谐声中的谐声系列，我们并不能看出月部内存在三类鲜明对立的关系：

末[明未合一] 𠩺[明未合一] 𠩺[明未合一] 𠩺[明未合一] 𠩺[明未合一]……

列[来薛开三] 𠩺[来薛开三] 𠩺[来薛开三] 𠩺[来薛开三] 𠩺[来祭开三] 𠩺[来薛开三]……

发[並未合一] 𠩺[並未合一] 𠩺[並月合三] 𠩺[並未合一] 𠩺[並未合一] 发[帮月合三]……

元部字郑张也将其严格地划分为三类：

元 1[an]：半反般番丹单旦[𠩺] 𠩺 延散……𠩺 𠩺 爰袁丸奂原 独字：𠩺 万看宦件

①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M]. 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03.



元 2[en] 面丐展连前山扇善虔肩见燕闲……w 昌县霁旋犬 独字 緜绵显黹

元 3[on] 弁卞曼萑全卷官元叩翟夙卵段算免外……独字 筭短穿罍 ①

而在《诗经》押韵中,除去通韵、合韵的现象,以元部字为韵脚的韵例共有 84 处。郑张先生划分的三类元部却有 39 处互相通押,在整个月部的押韵韵例中多达 46%。如:

《邶风·君子偕老》三章	展[en] 祥[an] 颜[an] 媛[an]
《卫风·淇奥》二章	侗[en] 咍[an] 谗[an]
《卫风·氓》二章	垣[an] 关[on] 关[on] 漙[en] 关[on] 言[an] 言[an] 迁[en]
《郑风·缁衣》二章	馆[on] 粲[an]
《齐风·甫田》三章	变[on] 卬[on] 见[en] 弁[on]
《齐风·猗嗟》三章	变[on] 婉[on] 选[on] 贯[on] 反[an] 乱[on]
《陈风·泽陂》二章	蒹[en] 卷[on] 愔[en]
《小雅·采芣》三章	霰[en] 见[en] 宴[an]

……

从谐声的角度来看,郑张先生将从“半”的谐声系列归为元 1,将从“面”的谐声系列归为元 2,将从“弁”的谐声系列归为元 3。但是,仔细观察这三个声符在《说文》谐声中的谐声系列,我们也不能看出元部内存在三类鲜明对立的关系:

半[帮换合一] 判[滂换合一] 祥[並元合三] 畔[滂换合一] 畔[滂换合一] 辨[帮换合一]……
 面[明线开三] 湏[明弥开三] 颀[明弥开三] 颀[明弥开三] 颀[明仙开三] 颀[明弥开三]……
 弁[並线开三] 弁[並线开三] 弁[並线开三] 弁[並线开三] 弁[帮混合一] 弁[帮文合三]……

其余被郑张两分或三分的韵部,在《诗经》押韵以及《说文》谐声中也是同样的,并没有鲜明的对立条件。相反,它们常常都是互押或互谐的。这样一来,郑张先生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元音系统就和《诗经》的押韵系统产生了矛盾。《诗经》押韵要求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而郑张系统中的三类元音(a、o、e)在语音性质上相差很远,相差如此远的元音是否可以押韵,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在郑张先生的古音系统中,元音还存有长短的对立,一、二、四等构拟为长元音,三等构拟为短元音。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二、四等和三等,郑张先生不用介音而用元音的长短来区别,只有在重组三等里引入介音-j-和-r-。但是,从《诗经》押韵以及《说文》谐声中我们发现,一、二、四等和三等常常互押、互谐。也就是说,郑张构拟的长短元音在《诗经》押韵以及《说文》谐声中并不对立。

以歌部为例,在《诗经》押韵中,除去通韵、合韵现象,以歌部字为韵脚的韵例共有 63 处,其中郑张构拟的三等短元音和一、二、四等长元音一起押韵的韵例却有 34 处,占整个歌部押韵韵例的 54%。例如:

《召南·羔羊》首章	皮[支三/al] 纆[歌一/aal] 蛇[歌一/aal]
《邶风·柏舟》首章	河[歌一/aal] 仪[支三/al] 它[歌一/aal]
《卫风·淇奥》首章	猗[支三/al] 磋[歌一/aal] 磨[戈一/aal]
《小雅·裳裳者华》四章	左[哿一/aal] 宜[支三/al]
《大雅·既醉》四章	何[歌一/aal] 嘉[麻二/aal] 仪[支三/al]
《商颂·那》首章	猗[支三/al] 那[歌一/aal]

……

在《说文》谐声中,以歌部为声首的谐声系列共 42 条,郑张先生构拟的三等短元音和一、二、四等长元音在一起互谐的有 11 条,占整个歌部谐声总数的 26%,为数也不少。如:它[歌一/aal] 它[支三/al] 它[歌一/aal]

①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M]. 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03.

沱[歌一/aal] 斲[歌一/aal] 沱[歌一/aal] 詗[支三/al] 沱[歌一/aal] 隋[戈一/ool] 糝[戈一/ool] 糝[戈一/ool] 猪
[支三/ol] 随[支三/ol] 鬻[支三/ol] 藩[支三/ol]

差[麻二/aal] 槎[麻二/aal] 嵯[支三/al] 纛[支三/al] 差[麻二/aal] 傿[歌一/aal] 瘞[歌一/aal] [歌一/aal]
麻[麻二/aal] 摩[戈一/aal] 糜[支三/al] 糜[支三/al] 厖[戈一/aal] 靡[支三/al]

皮[支三/al] 彼[支三/al] 毗[支三/al] 披[支三/al] 鞞[支三/al] 旃[支三/al] 谗[支三/al] 跛[支三/al] 帔[支
三/al] 跛[支三/al] 披[支三/al] 波[戈一/aal]

.....

如果就汉藏语系的民族诗歌韵律而论,除了句式、音节、对仗等格律外,关于押韵的格律普遍具有以下特点:

(1)凡是有押韵要求的格律,无一例外对元音的要求非常高,在有长短对立的语言里,没有长短元音押韵的事例。在有松紧对立的语言里,松紧元音构成的韵母可以押韵。偶见不同元音的韵母押韵,只是特例,不是常例。很少有韵尾混押的现象。

(2)凡有鼻化韵母的语言,元音相同的鼻化韵可以押韵。

(3)凡能够归纳押韵韵部系统的语言,任一韵部包含的元音都十分接近。

比如,藏族民歌押韵,要求全篇或者一篇中的每一句里的每一个词的元音一定要相同。如:

藏语	bde	gcegs	bden	nes	je	ces	te	
汉译	如	来	真	理	智	慧		释迦彻悟真理智

藏语	tiŋ	dsin	zi	ŋid	rig	tciŋ	gzigs	
汉译	禅	定	寂	唯	见	且	看见	了知唯有禅定寂

藏语	ŋon	moŋ	t'sogs	btcom	mgon	po	mtɕ'og	
汉译	愚	昧	众	克服	祛	主	圣	克制愚昧圣祛主

藏语	dug	gsum	bdud	dul	kun	du	'ul	
汉译	毒	三	魔	调伏	全	都	教化	三毒魔障全调伏

壮族诗歌押韵,要求所谓的“腰尾韵”、“腰尾连转韵”、“腰尾混合韵”、“尾韵”等不同形式,不管那种形式,对韵母的要求都须元音和韵尾一定形同,长短元音不能相押。如下例(“/”为不同的押韵韵段):

loŋ oŋ / kjo po / na:i ɕa:l / joŋ oŋ / laŋ taŋ / mo kjo po
龙 下 念 父 心 再 松 下 回 到 明 恹 父

白语同一韵部中的主要元音也遵循相同或相近的押韵原则。如:

啊部 韵母包括 A/iA/uA p^hã55 升 p^hiã33 肺 huA33 花 kuã33 骨

艾部 韵母包括 a/ia/ua ka53 肉 uã31 瓦 ɕã31 姓 tɕã55 牵横 kuã42

厄部 韵母包括 ə/i(ɣ), ə33 后 tsə33 有 tsɿ33 记住 sɿ31 给

白语中鼻化韵母和非鼻化韵母也可以互押,如 a 与 ã 同押;松元音韵母和紧元音韵母也可互押,如 ε 与 ε̃ 押韵。

景颇族诗歌押韵,对韵母的元音和韵尾要求也很高,除松紧元音可以押韵外,一般要求元音、韵尾必须相同。如 u 与 ũ, a 与 ã, iŋ 与 iŋ̃。由于表达的需要,偶尔可以押近似韵,如 in 押 en, iŋ 押 in 或 eŋ, eŋ 押 aŋ 或 en,但这种现象很少出现,是特例。

既然汉语是汉藏语系的成员之一,它的押韵格律自然不能背离这些押韵的一般规则。作者通过对《诗经》两千左右入韵字的考察,发现整个《诗经》系统内部押韵的主流方式也是非常明显的,入韵字对韵尾的要求很严,韵腹要么相同要么相近。也就是《诗经》押韵押的是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虽然系统内部还是存在少量通韵、合韵的押韵方式,但在整个《诗经》押韵系统中,通韵、合韵现象并不是很多,在整个《诗经》韵律中,通韵方式只占 4%,合韵方式只占 7%。总体来说,如果去掉通韵、合韵现象,整个《诗经》遵循的押韵方式还是基本成立的,即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而被新派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一个部在《诗经》押韵



以及《说文》谐声中往往都是不能鲜明地区分开来的,新分的各类之间通押、通谐的现象非常普遍。

综上所述,《诗经》的押韵系统、《说文》的谐声系统以及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均体现出基本一致的押韵原则,即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的押韵原则,也就是同一韵部的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

注:文中所引民族诗歌韵例均摘自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写的《少数民族诗歌格律》(西藏人民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11-02-26

[作者简介] 张亚蓉,女,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西安 710127

A Second Discu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Old Chinese Rhyme through *Shuo Wen XieSheng*, *ShiJing* Rhyme and the Rhyme in Minority Poetry

Zhang Yarong

Abstract: Some scholars hold the idea that many different main vowels contrasting each other are always included in one rhyme, and there are oppositions between long vowels and short vowels too. But this opinion can not be justified if we look into the rhyme of minorities' song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he rhyme of *ShiJing* and *Shuowen XieSheng*.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strict principle in the rhyme of *ShiJing*, *Shuowen XieSheng* and the rhyme of minorities' song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hat the main vowels are same or similar and the coda is alike.

Key words: *shuowen XieSheng*; Sino-Tibetan language; The Book of Songs rhyme; the main vowel

Oral Dialect and Customs of Yuan and Ming Dynasty in Hangul Explanatory of Proverb in Interpreter Piao

Yao Meiling

Abstract: *Pu Tong Shi Yan Jie* (Hangul Explanatory of Proverb in Interpreter Piao), in which large amounts of customs of Yuan and Ming Dynasty were recorded, is an advanced Chinese textbook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The book is a precious research material for linguistics, history and folklore. Many of the oral dialect words recorded in it reflect the customs of the time. To interpret these words on the basis of dialect and customs will not only clarify misunderstandings and doubts in the book, but also display the custo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customs.

Key words: *Pu Tong Shi Yan Jie* (Hangul Explanatory of Proverb in Interpreter Piao); dialect; customs; word (See P.162)